



石磨声声叙烟火

■ 石宏莉

清晨五点,陇南市成县黄陈镇苇子沟村还在沉睡中,村口磨坊的石磨已经准时转了起来,“吱呀”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。68岁的张大爷系上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,添上金黄的谷物,看着石磨缓缓碾出细腻的粉末。这间磨坊,是他和老伴儿唯一的营生。与石磨声相伴的,还有一支笔、一个本。

去年,县区调查员走进磨坊,看他每天一笔一画记录收支,好心提醒:“大爷,您不用每天记,月底汇总一笔经营净收入就行。”他摇了摇头,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笔记本。封面磨得发白,边角卷起,里面字迹却工工整整,每一笔账目都

清晰标注着日期、金额和用途:“3月5日,磨玉米收入25元;3月7日,买磨盘润滑油3元……”

“我年纪大了记性差,月底汇总容易忘。”他翻开账本,语气格外认真,“这些账一笔都不能错,给国家提供的数据,得实打实。”这看似琐碎的记录,是一位农村老人对“真实、准确”记账原则最朴实的践行。

为了把账记得更规范,辅助调查员小王主动接过账本,蹲在磨坊里用方言耐心讲解:“磨坊的水电、润滑油,要单独记在经营成本里,和家里日常开支分开;自家种的菜、鸡下的蛋,自己吃了也要月底估算着记上。”张大爷放下手里的活,凑到小王身边,一边点头一边用铅笔在空白处做标记,嘴里念叨:“好嘞好嘞,之前还真没注

意。你们这么用心教,我可不能拖后腿。”

从那以后,张大爷的账本焕然一新。他特意准备了新圆珠笔,磨坊收支和家里开销分得清清楚楚,连自产自用的粮食蔬菜也一笔一画记上。遇到不懂的就打电话问小王,生怕记错一笔、漏记一项。

小王和同事们还专门制作了简易记账便签,方便他随身携带:“白天在磨坊有收支,先记在便签上,晚上再抄到正式账本,就不怕漏了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去,账本换了一本又一本,每一本都写得满满当当、工工整整。村里乡亲们看他记的账清晰规整,纷纷上门请教,他总笑着拿出账本:“记账看着麻烦,好处多着呢——能理清磨坊的收支,知道一年挣多少花多少,还能帮

家里省开支。更重要的是,这账本是给国家看的,半点马虎不得。”

“张大爷的账本,就是基层民生的一个缩影。”小王说。每一笔数据背后,都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期盼;每一本账册里,都藏着最朴实的民生故事。

老人不懂太多大道理,却用最朴实的行动践行着责任:“我没什么大本事,只能把账记准记全,给国家帮点小忙。”

如今,苇子沟村的磨坊依旧每天传来“吱呀”声,张大爷的身影依旧忙碌在石磨旁,他的记账本也在不断更新。那本子记录的,是柴米油盐的琐碎,是磨坊经营的收支,更是一位农村老人对生活的认真、对责任的坚守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陇南调查队)

霞映松江

梁永辉 摄



一曲采茶戏 半生故乡情

■ 熊凯

夏日傍晚,晚风拂着凉意漫过街边,抚平白日的燥热。细碎风声里,一阵轻快灵动的曲调穿风而来,锣鼓声中唱腔软糯。寻声望去,社区广场一角,几位老人支着简易音响,咿呀地唱着。那调子熟得很——是赣南采茶戏。刹那间,尘封多年的旧光阴顺着悠扬的戏韵漫开,将我拉回故乡夏夜,拉回与阿婆相伴的从前。

我的采茶戏启蒙,尽数源于阿婆。那时候乡村日子慢,农闲无事,村里便会请来戏班子唱戏。每逢唱戏的日子,阿婆总要早早收完手头的农活,拂去满身尘土,细细梳洗打理干净,然后搬出两张老旧木凳,装上一碟自己亲手炒制的香脆瓜子,牵着我的小手去往村口的晒谷场占座等候。空旷的晒谷场上,几根粗犷的竹竿挑起一方洗得泛白的布幔。虽

未开戏,但台下的喧闹早已先于锣鼓响了起来。邻家婶婆们摇着蒲扇围坐一处,扯着家长里短;孩童们在场中追逐嬉闹、穿梭奔跑,清脆的笑声散落晚风里,惊得草从间流萤纷飞,于沉沉暮色里划出点点细碎微光,定格成故乡夏夜里最温柔的记忆。

年幼时,我不懂戏文里的悲欢,只贪恋台前的鲜活热闹。阿婆温柔地拆解着采茶戏的身段招式,让我读懂藏在一抬一踏间的故土风韵。她指着台上丑角屈膝移步的模样,轻声告诉我:“这是经典的‘矮子步’,是我们祖辈茶农劳作的缩影。”那时茶山陡峭湿滑,茶农整日弯腰采茶、攀山劳作,唯有屈膝躬身方能站稳每一步。原来这一步一趟之间,藏着赣南人骨子里吃苦耐劳的坚韧。晚风裹挟着稻田的清香漫过戏台,阿婆用温热粗糙的手掌轻拍我的后背,和着台上婉转的唱腔,轻轻哼起那地道

悠长的“哟嗬嘿”。她的嗓音经岁月打磨略带沙哑,却温柔绵长。那细碎的哼唱与虫鸣晚风缠绕在一起,成为故乡夏夜最柔软的余音。

岁月流转,乡村渐渐冷清。村里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,往日热闹的村落沉寂了下来,空旷的晒谷场荒草丛生,戏班子来得越来越少。阿婆有些失落,但好在镇上有了租碟的铺子。她便时常揣着几张皱巴巴的零钱,颤巍巍地抱回一摞花花绿绿的碟片。家里的那台老影碟机成了宝贝,只要一开机,满屋都是采茶戏的铜锣和唱腔,仿佛把戏台搬到了堂屋。阿婆不识字,碟片封底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幕她看不懂。于是,陪伴她看戏也成了我童年最寻常的事情。每当屏幕上跳出采茶戏的标题字样,阿婆就会凑近屏幕,眯着眼问我:“乖崽,今睇日唱么个?”我便一字一顿,大声地念给她听。看到丑角滑稽地摔跤,阿婆会咧开没牙

的嘴笑得前仰后合,眼角挤出泪花;看到采茶戏里情哥情妹对唱,她又会忽然安静下来,随着那高亢又略带沙哑的唱腔轻轻点头,像在听风穿过旧年的山林。终年田间劳碌、日子清苦平淡,可阿婆总能借一曲乡戏消解烦闷,在寻常烟火里寻得欢喜。在那光影交错间,我不仅看懂了戏,更看懂了赣南老一辈人苦中寻乐的一份通透与乐观。

如今,故乡的老戏台、夏夜流萤、老影碟机早已成了回不去的旧梦。可每当熟悉的采茶戏调穿风而来,儿时故乡的晚风、阿婆温热的手掌、晒谷场的欢声笑语便瞬间鲜活如初。这一曲赣南戏韵,早已不止是一段旋律、一场折子戏。它是故土绵长的烟火印记,是祖孙相依的温情岁月,更是根植于血脉深处、无从割舍的乡愁,任时光流转,岁岁难忘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赣州调查队)

儿时的路

■ 马小红

时光如辙,深深浅浅都印在脚下的路。在我成长的西北小城,那条从村口延伸至镇街的土路、石子路、沙路,最终铺就成如今的硬化路,不仅见证了我从蹒跚学步到长大成人的旅程,更藏着岁月里最鲜活的烟火与变迁。

我儿时的第一段路,是村口的土路。那是春天融雪、夏日暴雨后,最显本色的黄土路。路面泡得软塌塌,一脚下去便陷进半指深的泥,鞋帮沾着沉甸甸的黄土,裤脚裹着泥点,像挂了层土黄色的铠甲。晴天时,风一吹便扬起漫天尘土,连路边的狗尾巴草都蒙着一层灰,风过处簌簌抖落细碎的沙;雨天里,坑洼积成浑黄的水洼,我们这群孩子偏要踩着水洼跑,泥水溅得满脸满身,笑声混着泥土的腥气,在巷子里撞得老远。土路不过百十米,却是我童年最自在的“游乐场”:蹲在路边看蚂蚁搬粮,追着蝴蝶跑过田埂,或是用碎瓦片在黄土上画跳房子,歪歪扭扭的格子里,藏着最纯粹的欢喜。

后来,土路被铺成了石子路。灰白色的碎石子

被夯得紧实,踩上去咯吱作响,比土路多了几分踏实。石子路顺着村口的坡势蜿蜒,一直牵到镇街的街口。清晨时,石子路上沾着薄露,踩上去凉丝丝的,鞋底沾着细碎的水珠,连脚步都轻了;傍晚收工的乡亲们扛着锄头走过,鞋底磨得石子发亮。我总爱牵着奶奶的手走在石子路上,她的手掌粗糙却暖,牵着我一步步避开路边的尖石。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,卖冰棍的大爷推着自行车停下,裹着棉被的木箱一打开,甜香混着石子路的清冽,成了儿时最勾人的念想——一毛钱一根的橘子冰棍,咬一口冰得牙酸,却甜到了心里。

再后来,石子路变成了细细的沙路。黄沙被筛得匀匀的,铺在路面上软软的,踩上去像陷进了云端,连脚步声都轻了。夏日的午后,沙路被晒得温热,光脚踩上去不烫脚,只是会沾得脚底一层细沙,蹭得脚底板发痒。我和伙伴们放学回家,总爱沿着沙路慢慢晃,踢着路边的细沙,看沙子在脚下散成小小的沙丘,风一吹便滚成细细的沙线。沙路两旁种着耐旱的沙棘树,秋天结满橙红色的小果子,我们踮脚摘了塞进嘴里,酸酸甜甜的汁水混着沙路的

干爽,成了记忆里最特别的味道。

如今,当年的沙路早已变成了宽阔平整的硬化路。乳白色的水泥路面铺展向远方,两侧的路灯整齐排列,人行道上铺着防滑的地砖,种着四季常青的绿植。清晨,环卫工人握着扫帚清扫路面,阳光洒在路面上,反射着柔和的光;傍晚,下班的电动车流、放学的孩子、接人的小轿车,在硬化路上穿梭,车铃声、谈笑声、小贩的吆喝声,织成了热闹的市井“交响曲”。走在硬化路上,早已不用担心泥土裹脚、尖石硌脚,只是偶尔会想起儿时的路——那些沾着泥点、踩着咯吱声、踢着细沙的日子,像是硬化路底色里的纹路,藏着岁月的变迁,也藏着成长的足迹。

硬化路不长不短,却串联起了我的童年与现在。它不再是需要小心翼翼避开坎坷的路,而是承载着小城的发展,见证着日子越过越踏实。而那些儿时走过的土路、石子路、沙路,早已被埋在时光里,却从未远去——它们是我成长的印记,也是西北小城变迁的缩影,就像硬化路上夜晚永远不灭的路灯,照亮着前行的路,也温暖着记忆里的每一步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固原调查队)



清荷

于晓璐 绘